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 大象的退却

一部中国环境史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英」伊懋可 著

梅雪芹 毛利霞 王玉山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14年最受歡迎的華文小說

# 大象的退却

一部中國年輪史

◎ 2014年最受歡迎的華文小說

◎ 2014年最受歡迎的華文小說

◎ 2014年最受歡迎的華文小說

◎ 2014年最受歡迎的華文小說



◎ 2014年最受歡迎的華文小說

◎ 2014年最受歡迎的華文小說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 大象的退却

一部中国环境史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梅雪芹 毛利霞 王玉山 译  
「英」伊懋可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伊懋可著;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7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书名原文: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ISBN 978-7-214-13309-0

I. ①大… II. ①伊… ②梅… ③毛… ④王… III.

①环境—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X-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2444号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by Mark Elvin  
Copyright © 2004 by Mark Elvin  
The edition arranged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11-301

书 名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

---

著 者 伊懋可  
译 者 梅雪芹 毛利霞 王玉山  
责任编辑 韩 鑫 石 路  
装帧设计 黄 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40 插页4  
字 数 530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3309-0  
定 价 68.00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主 编 刘 东

项目总监 府建明

项目执行 王保顶

##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献给蒂安·蒙哥马利(Dian Montgomerie)、理查德·格罗夫  
(Richard Grove)和凯伊·奥德菲尔德(Kay Oldfield)。

他们每个人都帮助过我,使我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事物。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庄子·山木》，公元前3世纪。

本译著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环境史研究与 20 世纪中国史学”(06J JD770004)的中期成果,并得到了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的后期资助。

##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

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 致 谢

在本书成书过程中，其他许多作者、朋友和同事有意或无意地给予了帮助。甚至一两个批评者、对手和论敌，对本书的问世也有所助益。对我来说，我无法很肯定地回忆起所有这些人，甚至可能无法想到所有帮助过这本书的人。然而，我要向那些我认为最重要的人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很不幸，有时这种感激只能成为追忆了。

首先，感谢“土壤协会”(Soil Association)已故的凯伊·奥德菲尔德，她在我年少的时候教我如何堆砌堆肥堆。也感谢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著作，最开始的那本是《环抱我们的大海》(*The Sea Around Us*)；感谢那份《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sup>①</sup>以及泰迪·戈德史密斯(Teddy Goldsmith)创办的《生态学家》(*Ecologist*)杂志，因为它们全都启发我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一个逝去已久的时代。如果说我后来走出了自己的路，那么，这条路的起步之处就在这里。

其次，感谢那些在我从剑桥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教会我阅读文言文的

---

<sup>①</sup>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行销美国的一份杂志，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创办，已停刊。——译注

人,他们是泰德·普雷布兰克(Ted Pulleyblank)、丹尼斯·特维希特(Denis Twitchett)和皮埃特·范德隆(Piet van der Loon)。他们的教导为我打下了基础,使我得以将本书中所用文献翻译出来。当然,他们绝不应为其风格和瑕疵承担责任。

第三,感谢已故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他是中国科技史领域的奠基人,还是我的一位私交。即使我的历史观与他的不同——甚至从一开始就不同,他的启发也是至关重要的。而我对历史的看法,首先是受已故的菲利普·惠廷(Philip Whitting)的影响而形成的;他是拜占庭学学者,曾在伦敦圣保罗公学(St. Paul's School, London)给我讲授历史。此恩永难回报。

第四,感谢图书馆、书店、书商和慷慨的学者同仁为我的研究所提供的基本资料。因此,我特别感谢在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东亚藏馆工作的安德鲁·高兹灵(Andrew Gosling, 现已退休)及其全体职员;特别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孟席斯图书馆(Menzies Library)以前的馆员苏珊·普伦蒂斯(Susan Prentice),以及那里的东亚职员中的其他人员,其中大多数人现已转行;特别感谢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的图书馆馆长约翰·莫菲特(John Moffett)的无与伦比的慷慨相助;特别感谢在剑桥大学图书馆负责中国藏馆的查尔斯·艾尔默(Charles Aylmer);特别感谢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以及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我从那里获得了对研究贵阳和遵化极其重要的珍贵资料的副本;特别感谢向我提供一些关键书籍的朋友:他们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树仁教授,台湾清华大学的王俊秀教授,如今在东京的东洋文库(Tōyō Bunko)和国际基督教大学工作的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教授,我在澳大利亚的同事孙万国教授,我以前的合著者和老友苏宁浒博士,他在为新西兰政府工作完毕之后现已返回澳大利亚。我从东京神田<sup>①</sup>和京都的书店

---

<sup>①</sup> 东京神田书市街在日本乃至世界都赫赫有名,现有大小书店 170 多家,旧书店 140 多家。——译注

购买了很多日文书籍,虽然我甚至无法再回想起所有这些书店的名字,但它们是永远无法取代的资源;无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焦点变得多么模糊,我也愿意将对它们的感激之情铭记在心。同样要感谢剑桥的Heffers书店(现已被 Blackwells 接管)的英语语言类书目。

第五,我永远感激学界同仁所给予的精神鼓舞,他们人数太多,难以一一列举,但大都常常在学术会议中碰面。因此,我想至少要向这些最重要的会议的组织者表达我的谢意,以前的这些会议距今已久。感谢比尔·斯金纳(Bill Skinner),三十多年前他组织了关于帝制晚期中国城市的会议,帮助我明确了对有关历史上的水力学(historical hydraulics)研究的兴趣。感谢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他组织了从历史视角看中国现代经济的会议,启发我重新考察传统社会后期中国的技术。感谢伊藤俊太郎(Itō Shuntarō)和安田喜宪(Yasuda Yoshinori)以及日本学研究中心(the Nichibunken Center),1992年他们在京都举办了题为“环境危机时代的自然与人类”的盛大的国际会议。感谢台北“中央研究院”的熊秉真,他建议刘翠溶教授和我组织一次关于中国环境史的会议,并且感谢李亦园博士和蒋经国基金会为这次会议提供了大部分的资金支持。感谢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他主持了比较视野下的科学技术史研讨会,提供了很多真知灼见。感谢里克·埃德蒙兹(Rick Edmonds),他任《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的编辑时,于1998年初举办了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会议。感谢杉原薰(Kaoru Sugihara)于1999年在京都举办的经济史会议上成立环境史专题讨论小组,并让我有幸访问了日本的其他大学。最后,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杰克·古德斯通(Jack Goldstone),他于1999年秋举办了涵盖多方面内容的会议,几乎涉及经济史和环境史学家感兴趣的每一个主题,特别是着力强调了关于中国的论题。我从很多朋友以及其他参与资料搜集的人那里得到了丰富的思想和详尽的细节,希望他们原谅我未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他们为智慧之园提供了诸多良种以及移花接木的枝芽。



第六,我认为,向那些让我具备了财力并帮我支付家庭开销的机构表达谢意是合乎情理的。因此,我感谢剑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早年我曾在那些地方讲授中国史和经济史;感谢哈佛大学,我曾作为访问研究员在那里度过了整整3年的受益良多的时光,这多亏了哈克尼斯联邦基金(Harkness Commonwealth Foundation)和已故的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支持;感谢牛津大学和圣安东尼学院,1973—1989年间我曾在那里任教。当然,更是要特别感谢位于巴黎乌尔姆街(Rue d'Ulm)的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1993年我受玛丽安·巴斯蒂-布吕吉埃(Marianne Bastid-Brugière)的邀请,作为“欧洲讲坛”(Chaire Européenne)的首位主持人,在那里第一次开设了我的中国环境史课程。感谢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在R.杰拉德·沃德(R. Gerard Ward)教授任院长期间,我在那里得以设立中国和日本环境史研究项目。

最后,要提到几位特别的人士,多年来我有意无意间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在这些人当中,有我与之合写论文的人,尤其是出类拔萃的水文学家苏宁浒以及微生物学家兼公共卫生专家张益霞;有理查德·格罗夫,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过5年,并且是《环境与历史》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他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新的联系和想法;有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的贝西亚·扎巴(Basia Zaba),然后是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East-West Center)的格里夫·费尼(Griff Feeney),他们始终是技术人口学方面的不可或缺的向导,尽管事实证明这方面的内容大都过于复杂而无法囊括在本书之中。当我再次自学如何编写程序时,库姆布斯计算团队(Coombs Computing Unit)以前的员工道·维特(Doug Whaite)在运算方面给予了重要的帮助。柳存仁和蒋阳明(Sam Rivers)教授在解答翻译疑难中给予的帮助无可替代。针对本书中的一些特殊的技术细节,巴黎民族植物学实验室(Laboratory of Ethno-Botany)的乔治·梅塔耶(Georges Métaillé)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化学研究院的伊安·威廉斯